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鑑文宋

(九)

次詮謙祖呂

行發館書印務商



鑑文  
(九)  
次謹祖呂

書叢本基學國

# 宋文鑑卷第六十七

表

謝南郊加恩表

謝皇帝罷謁太廟表

謝賜生日生餼表

謝賜生日禮物表

越州謝上表

越州謝上表

謝致仕表

定州謝上表

河陽謝上表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

謝翰林侍讀學士表

謝致仕表

范范曾曾馮呂元元沈王王王王  
鎮鎮輩輩京著絳絳文珪珪珪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安州謝上表

謝瀘州簽判表

代謝進和御詩獎諭表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代謝再任表

謝南郊加恩表

奉二精之報方錯事於崇丘獵三靈之流遂均釐於邇輔仰承嘉命俯惕孤衷伏念臣蚤會昌期進聞國論器雖狹於所用志常勇於有爲屬修郊廟之祠明與公卿之議鳴鐘在簾獲際靈游之娛紓佩埽塗親承天步之恪曾乏秉文之助得觀繼聖之能逮敷錫於鴻休復過膺於寵數論非朝允恩實天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輯闡希仁漸疏逖因神推惠既被□魚之豐爲已掠功何勝淵谷之畏尚勉殫於樸守期少謝於曲成

請皇帝罷謁太廟表

近嘗拜章以大慶殿將行恭謝天地之禮乞罷前一日謁太廟者伏以升燎于壇旣節徂郊之禮奉璋于室宜裁假廟之文俞音未回羣聽猶鬱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膺純耀之烈撫休明之期蓋神勞萬務則氣或懿和以德交三靈則福亦旋感念保綏於鴻業思昭謝于高穹迺涓路寢之居以象圜丘之饗粢盛芳

宋敏求

滕甫

程顥

強至

強至

王珪

潔璧玉華光方將陟配三后之靈導迎上帝之貺茲誠爲人子者孝之盡有天下者報之隆今復馳齊蹕之嚴祇太室之薦竊恐霧露之氣涉于宵衣輿馬之音震乎天步則非所以承祖宗之愛來邦家之休臣等冒秉化鈞獲司熙典謂文之所損在於適時之變且事不敢勉誠以愛君之深冀專並佑之虔願弭先期之謁儻孚衆欲是契天心

謝賜生日禮物生餼表

王珪

詔函俯暨臺饋申頒絕衡弼之異恩動里閭之殊觀伏念臣所懷蹇淺自奮羈單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幸得遭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輿圖邦政固無經遠之謀式燕私門更誤養賢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綏近辟不冒庶工謂君臣同體則憂樂宜均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爲重幣繪實筐籠已厚於解衣餼廩盈庭愧有加於浮食敢不內竭朴愚之守上酬獎顧之深

謝賜生日禮物表

王珪

聖言如綺有溫厚於芝函邦錫自天發光華於蔀室榮踰素望愧溢常涯伏念臣以固陋之資被睿神之眷迺預塵於政路復冠列於台司歲月峥嵘而屢更精力勤勞而莫□□譏讒於衆口愧功烈於前人逮茲苟完安有橫冀載及桑蓬之序方深岵屺之思念莫報於劬勞敢鑾承於恩禮良金燭乘嚴寶勒於天駒藻帛絢文雜華章於笥服豈繫蕃庶併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敦舜孝以儀民軫堯仁而冒物特厚柄臣之遇過盼御府之珍交孚曲記於賤生博愛乃容於濫觴拜漢廷之寵雖慙稽古之工報周雅之章願上如岡之壽

越州謝上表

沈文通

以親爲請得郡甚優。越去宮庭。介居江海。就職之始。撫心弗寧。伏念臣本維諸生。知守前緒。親逢文治之盛。冒塵科選之榮。擢躋儒林。遂執史筆。學不足以達治亂。於顧問實難。文不能以通古今。於述作何有。誤出聖朝之遇。進登侍從之塗。黽勉備官。遂巡侍罪。雖大恩未報。豈敢便安其身。顧私養弗充。不勝進退之迫。輒以誠乞。旣茲奠居。幸溢於涯。感無以喻。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德。覆載而無所不容。日月之明。照臨而無所不暨。故臣得遂其犬馬之志。安于藩翰之間。況茲爲州。自昔建國。連帶數鄉。之廣。總齊萬兵之權。有可以爲當。無所苟尙。寬東顧之慮。少獲萬分之心。

越州謝上表

元絳

□□□□□□懼分符。右特荷保全。仰服恩章。惟知感涕。伏念臣習知忠誼。竊慕功名。歷事三朝。行將四紀。向自北垂之漕。就更南粵之塵。蒙臨遣以丁寧。敢遑安而留滯。載驅長陸。甫及半途。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擾動朝聽。震驚。況臣。守臣。敢愆奔命。風馳南海。已久見於吏民。日遠長安。蓋未聞於章奏。仰煩宵旰。咨及臣鄰。謂獲塞之急人。且擇人而代戍。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秉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尚兼方面。彌畏人言。此蓋伏遇陛下法道曲全。等天丕冒。以臣更事縣久。備歷四方之勤。知臣立朝最孤。迴無一介之助。渙然休命。付畀价藩。臣敢不訓旅以嚴。安民以靜。庶希樂易之治。仰補熙隆之時。銜賜不貲。論生曷補。

謝致仕表

元絳

四載披誠，蘄還於朝組。九重垂聽，申錫於詔函。預儲宮之備官，遂家林之佚老。伏念臣衣纓衰緒，樗櫟下材，再艷而孤，僅能構思。未冠而仕，始務代耕。懵儒術之逢原，狃吏文之宿業。歷官二世，服勞四方。蒙上聖之誤知，自東州而卽召。擢寘詞禁，進處冬官。浸膺選衆，之求竊貳。贊元之任，近藩出守。遇潛邸之建旄別殿，追還復露門之奉席。遽周歲律，屢對威顏。自惟癡朽之餘，每循止足之戒。深辭圭紱，冀就田廬。□齒孤鳴空，懷疲戀槁骸。如在正欲全歸，仰煩睿訓之慈。終竊愚衷之守，不圖寵眷加進。榮階存東宮，保養之官仍西清嚴近之職。効華封之祝聖，佇見多男。階商皓之通賓，願護太子恩隆山岳。感浹肺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仁博施。念師丹之垂老，久已宣勤。察衛綰之無他，居常遠恥。越推渥渙，獲保初終。詫里俗而有輝，顧師言而至愧。冥鴻雖遠，正依天寓之函容。時藿未彫，尙僚日華之明潤。逢辰知幸之死不忘。

定州謝上表

呂公著

尸榮右府，無裨廟筭之奇。假守中山，復當閫制之重。戴恩爲懼，虔命以行。遄屆郡封，恪宣條詔。伏念臣降才譾薄，植性懦愚。學術不足以稽五謀之疑，識慮不足以籌千里之勝。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夤緣寵渥，更踐清華。晚收疏外之孤蹤，擢替微幾之要務。奉天光而咫尺，被聖誨之丁寧。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傍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曲示優容，俾思報效。顧駑鈍之難強，嗟蒲柳之易衰。久預材司，積有妨賢之畏。淳祈塵寄，更圖陳力之方。伏遇皇帝陛下體虛靜以儲神，極高明而盡下。俯矜素悃，特霈俞音。惟定武之奧區，據朔垂之重地。尙叨付委，靡卽棄捐。仍進敍

於文階。且兼華於祕殿。併將厚意。增賁舊臣。況臣夙侍軒墀。實司樞筦。凡治軍經武之要。洎守塞禦戎之宜。日炎睿謀。備觀宸斷。逮茲臨遣。得以遵承。謹當細大必躬。夙宵彌勵。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期。不玷於誤知。庶少酬于鴻施。

河陽謝上表

馮京

久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通藩。尙寬罪戾。恩私溢望。愧灼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極寵光。齕齕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肩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衆口。乞麾之請。遽惻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堂皇尤峻。□□罕經營於館候。訟牒希至者。庭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爲。有便頤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還於舊觀。燭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鞏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辟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效見於事。則宅仁由義。縉紳之徒。成材

於學校超距、踢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窯汙邪之收、充於倉廩、關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濤波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於闕庭、龍媒納於閑廄、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闢、前世議太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疇、克登茲陞下仰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後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墮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熏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寢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跋扈、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寢深、莫待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效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

一遠闕庭、十移星歷、顧彫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敍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

謝翰林侍讀學士表

省中四禁、忘誤其一、苟或有犯、加罪不原、猥蒙貸全、猶藉親近、內自循省、以榮爲憂、竊以賞而受賞者、若

范鎮

固有之善賞也。罰而被罰者知自取之善罰也。成王舉魯七百里之地以封周公。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而不以爲泰者。功所當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者。罪所宜也。伏惟皇帝陛下錄社稷之功。而賞加輔臣。重書詔之失。而罰及學士。賞所當。罰所當。罰明命一出。中外聳然。因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先帝與子之明。而羣臣得君之慶。臣於此時死固無憾。況蒙再造。使之更生者乎。重念臣出乎遠方。孤陋朴訥。臣子忠義。則嘗講聞。朝廷典章。實匪練習。果緣所短。有玷斯猷。不加蕭斧之誅。才換金華之職。雖云薄責。足警羣倫。且天地大恩。固無論報之理。而冰霜素節。猶有持守之常。願堅初心。以收來効。

謝致仕表

早衰多病。得謝歸休。有命自天。所容如地。仰銜恩紀。伏竊兢榮。伏念臣本出孤生。歷塵臘仕。曾無報効。虛積歲月。仕宦之年。已更一世。遭逢之幸。實事三朝。徒有愚忠。以自信處。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因敍人言。上干天聽。曲蒙寬貸。未賜誅夷。得於盛明之時。以遂閑適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審持賞罰。而一諉於公。總秉權綱。而不移於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躋民富壽。措國康寧。臣之至情。實在於此。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宋敏求

推宸辰之誤恩。備禁塗之常從。聞命榮抃。省躬兢惶。伏念臣性理惄冥。局致庸近。猥緣承學之舊。寢沐右文之風。英宗皇帝拔自書林。寘於詞掖。雖汲黯蚤進。謬旅於雋游。而蕭育稀遷。自安於拙分。一叨獎拔。星紀僅周。固嘗勵翼其心。靖共所守。顧命義以弗苟。務忱恂而匪他。以至陟諫臣之坡司史。氏之筆還儒館。

而塵麗正之職分使節而贊甘泉之儀益忻聖旦之親逢莫匪臺家之茂選而曲綏皇眷冒進榮階謂臣嘗事先朝典右曹之綸綺俾臣特陞延閣直西序之圖書撫棄迹以重收帖寵名而差敍帶環申錫詔檢垂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權綱大新恩斷中出均天地之平施煦及陳荄回日月之餘光豐於蔀室致茲竊器亦預清班敢不慎服官箴勤殫忠蘊庶圖來效少報洪恩

安州謝上表

滕甫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天造尙賜保全雖易守符仍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豐之樂歲安閑事簡尸素爲慙伏念臣本以愚懦出逢真聖首蒙國士之遇最在衆人之先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況事任旣已偏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固爲緩縱自取顛隕惟日月之至明亮肺肝而必照矜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於公言故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受恩若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徧物清明在躬化覃無外之封疆仁及何知之草木況臣累更器使粗效愚衷眷此遺簪嘗辱提攜之末譬之行葦更收踐履之餘臣敢不祗奉簡書服勤吏役雖桑榆之景將逼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後效

謝澶州簽判表

程顥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宏貸仰荷洪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旣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鶩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闕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剝瀝肺肝曾無裨補毫

髮既不能繩愆糾謬。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以退。自効之章繼上闔門之請。深堅天意。未回憲章。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置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更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代謝進和御詩獎諭表

強至

參羣篇而奏御。賡載非工。被優詔之發中。褒嘉甚渥。惕然拜君父之賜。藏以爲子孫之榮。伏以書曰。帝庸作歌。所以極道明良之意。雅云。臣能歸美。所以上酬福祿之辭。惟千載一時之逢踰。三王二帝之際。乘太平之多暇。講稀闊之盛游。歷寶宇。以披祖宗相受之文。御飛帟。以縱神聖有餘之學。以至置酒別殿。賦詩中宸。于時從聯咸續。睿唱如臣者。有朴愚而植性。無文采以表身。自陪風憲之要司。都廢雅言之舊學。妄抉鄙思。綴成斐章。大樂在前。發哇聲而接響。太陽臨下。銜爝火以交光。旣贊邃旒。若臨深谷。敢謂兼容之度。例形過獎之辭。游聖門者。謂之難言。矧繼堯文之後。諭華袞者。重夫褒字。矧蒙漢訓之加。夫何孤臣竊此厚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齊德天覆。育材士倫。善雖小而弗遺。力或矜其不逮。誓竭講勵之效。庶酬假勗之仁。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強至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薄量以函厚恩。唯有忠勤而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邊宿勁兵。境控強虜。歲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艱於賦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員益繁。所以要在刺舉。宜擇精明彊濟之器。以付轉給澄清之權。若臣空辱於事。迂拙。雖引兩川之漕。近貳大農之司。率惰竭於愚衷。訖罕通於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皇帝陛下。廓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效。而俾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顥聚歛之最。以上累君仁。亦當拊凋殘之餘。庶下蘇民瘼。

代謝再任表

強至

憫福棄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撫於舊封。委寄逾隆。顛隣自懼。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誤知。自解宰鈞。繼紓守綱。早年遇事。風霜不許。於殘軀晚歲。纏綿痼疾。藥餌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口劇之章。力丐閭州。少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旄。仍付北門之留鑰。所以極陳去就。仰贊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寢加恩之命。策疲駑雖老臣。可彊敢不拜再任之休。訖奉愈旨。兩諧愚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涵。器使庶工。愛偏舊物。雖俊傑甚衆。並試有爲之時。而庭瘁之餘。惜投無用之地。敢不勤宣條教。兼附兵民。儻溝壑之未填。尙乾坤之可報。



# 宋文鑑卷第六十八

表

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右僕射待罪表

衡州鹽倉謝上表

青州謝上表

知亳州謝上表

知襄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徐州賀河平表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謝宣召入院狀

謝侍讀表

杭州謝放罪表二

賀駕幸太學表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劉 劉 劉 劉 劉 頌 頌  
軾 軾 軒 軒 軒 軒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謝賜曆日表

賀立皇后表

謝禮部尚書表

謝賜對衣金馬表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建寧軍節度副使謝表

賀元日大朝會表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贊畫甘泉久玷三臺之末觀風淮甸驟陞數使之榮朝寄匪輕地望兼重愧非才選靡稱厥官姑謹詔期。

趨行所部寵靈所被畏惕非常竊以州郡偏官所以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所以布宣於主恩付一道之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內俾以均輸吏治否減責之薦黜自匪縣更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才不足以適時慮不足以經遠偶緣資級之例得從選用之階始自書林出分使竹俄從寰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蔑著毫分之效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久職之良勤拔於省僚授以利柄矧惟淮海之部寔據東南之衝昔號奧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勤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程無煩趣辦之急惟當敷宣惠澤通究物情編齊之利病可更立求其本刑政之重輕或失當適其中上

蘇 蘇 蘇 蘇

軾 軾 軾 軒

蘇 蘇 蘇 蘇

呂惠卿

范祖禹

蘇頌

期靖嘉少釋論擇若乃事體貌以爲風采盡銖兩以歛民財顧在懦愚誠多闊略重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殊事悉憂勤之繫昨臣受任之始獲面於清光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諭自省最爲於疎遠何圖亦記於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特示拊循之厚雖乾坤平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生第勤勞而思奮儻駆馳之有用期終始以無渝

右僕射待罪表

蘇頤

聖恩深厚仰戴曷勝孤迹兢危彷徨靡所竊以宰輔大任表率百官人望所歸則論議行而必信物情不與則名器輕而易搖而臣猥以朴愚誤蒙任使上不能謨明國體以熙庶工下不能甄別人材以協衆望誤朝有譴擢髮寧窮致招人言上黜天聽名一註於白簡罪當寘於丹書雖二聖覆之如天未令投迹於四裔而羣言謂其失職豈宜包羞於近班是以屢貢封章冒塵旒纊再紓中札曲諭宸衷捧詔驚惶重自思省本欲使祈於歸老屬茲方負於罪辜儻布懲誠懼爲僭越在臣進退之分敢計重輕於國廢置之間實關勸沮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矜憐甚懲本無它腸口舉嚴科亟行幽黜一則安全於介拙尙保餘口一則厭息於煩言遂清朝路

衡州鹽倉謝上表

劉摯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希名涂以旅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鉅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乏偶攝掾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

於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殲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咈衆而危身不忍從容唱和負恩而數進狂愚自信裨益無方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譏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言不徇以誅止容其去櫬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斃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青州到任表

劉摯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蒞官茲始揣已不遑伏念臣器縕至疏智靈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於六期千慮蔑聞於一得雖進退必繇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寬典刑於司敗假立壠之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斂攘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於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沉幾以通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昌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憲

知亳州謝上表

劉摯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爲懼。昔者聖門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世諸儒。至二千石。謂之達宦。蓋量力審已。雖小邦寔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道不容徼幸。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祿。振振焉在茲。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棄昌時。暨忝分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節之譏。魯并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於渦譙名壞。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真聖是焉臨幸。大朝景毫。兼武湯之上儀。近年執期格。帝鴻之純賂。民俗旣富。官守維嚴。豈伊憇愚。猥叨寄任。邈逾涯分。高視曩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獸蟬換舊。僅踰朞月之淹。隼旆越疆。纔倍宿春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妙算。睿知極深。廓久照於容光。溥大和於播物。流形品彙。默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旨。盡瘁官箴。爲身愚謀。雖冀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尙謝餘生於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知襄州謝上表

劉 弼

脫身謫籍。縲組近藩。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人乏。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貽勉歲月。孤負選掄。是所謂斗筲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聞係踵之後。人略取析豪之上。第涇以渭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於薄命。遂辱黜幽之典。實由旣往之愆。浮舟江湖。托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庭之初。方勤心於陟降。思皇之際。亦代匱於細微。以是屏愚。得從甄敍。謹當勉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老。尙冀無渝。

徐州謝上表

蘇 軾

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懃。伏念臣奮身農畝。托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察孤危之易歟。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踰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從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旣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泮泗之所鍾。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旣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

□□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

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司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謝宣召入院狀

蘇軾

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清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疏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尙隱高宗之德而小憇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  
人之誚

謝侍讀表

蘇軾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廣大受先帝授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不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

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

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恩不從吏議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憲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衆下退託於不能愛養人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又謝太皇太后表

蘇軾

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之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

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賀駕幸太學表

蘇 輓

輦回原廟旣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帷永矢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誠於西戎

謝賜曆日表

蘇 輓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銷復之心下有燮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綿力少助至仁

賀立皇后表

蘇 輓

續女維莘俛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之風具旣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旣茂於治朝

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謝禮部尚書表

蘇軾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任并爲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懸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愧負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覲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解講讀之官談王而不及霸言義而不及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近女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尤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

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 輓

服章在笥資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頑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蘇 輓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繅絕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靜無爲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呂惠卿

備嚴近之選而抵非常之愆當清明之朝而罹甚重之譴孽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暗於大道持疑啓之間而欲經於事變信呻吟之得而希掛於功名分既過逾理宜顛越矧先帝有爲之始乃羣材願効之時輒先要津以闔賢路雖預討論者三四事而參機務者二年凡是蠹國害民之由實臣懵

學誤朝之致。豈亦下流之所處。更令衆惡之所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難逃今日司直之論。尙蒙善貸。未寘嚴誅。特從四裔之遷。以正三凶之比。衰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親愛生離。聞者爲之太息。伏惟皇帝陛下。天仁自得。聖孝光充。撫弓劍之遺藏。每加悽愴。顧廟堂之舊物。寧不蠶傷。特罪悔之至深。猶典刑之爲屈。龍鱗鳳翼已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涕逐言出。莫知所從。

賀元日大朝會表

呂惠卿

□□□明廷肆覲。上儀畢舉。綿寓均懼。恭惟皇帝陛下。道大同於堯天。日躋格乎湯聖。深仁溥博。達孝光通神祇。感於治馨。祥嘏由乎和致。維歲日月時之首。乃朝宗覲遇之先。循用舊章。遜陳盛禮。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增金城之列障。樂象成而乃作文。稱賀以非虛。多士盈庭。四夷在列。忻逢千載之運。敬上萬年之觴。臣俯迫頽齡。久糜外闈。不及趨慶闕庭。徒切瞻依。旒冕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范祖禹

辭其可辭。敢忘故事。受其可受。祗服新恩。洪惟真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於成憲。先帝更新治職。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緯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不顯帝謨。尙資史筆。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膺此二任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道。當窮極於高深。一祖四宗之書。已光昭於永久。惟永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以臣夙侍書筵。叨塵史觀曲。加寵數用。示眷留。昔魯繆公之於子思。亟饋鼎肉。燕昭王之於郭隗。改築金臺。二子者或以無人乎側。而不能安。或欲致

士於遠。而先爲始。如臣陋學。敢望古人。非懷人爵之可榮。竊喜聖心之不倦。



# 宋文鑑卷第六十九

表

開封府羣見致辭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亳州謝賜卹刑詔書表

謝天章閣待制表

賀皇后冊禮表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謝諫議大夫表

謝賜卹刑詔表

免加右光祿大夫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尙書右丞表

賀明堂表

降朝請大夫謝表

代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畢表

開封府羣見致辭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修文貢士興於畊畝此乃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人材發明詔於多方命興賢於列郡臣等繆當詔旨輒與能書雖爲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尙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林希

臣珪等言尙書禮部得元豐五年天下所上祥瑞宣徽南院使判北京臣拱辰承議郎提舉河北常平等事臣宜之通議大夫知秦州臣公孺龍圖閣待制知青州臣綰正議大夫知安州臣甫朝議大夫知興元府臣景華朝奉大夫知榮州臣震西上閣門使知雄州臣舜卿禮賓使知安肅軍臣孝綽文思使知憲州臣詵朝散郎知鼎州臣伋知歙州臣堯封朝奉郎知蜀州臣少連承議郎知安德軍臣從諒知利州臣山等言所部有芝生於州宅寺觀殿閣柱有七莖者一苗長尺餘者六牛生二犧者二嘉禾合穗者三五本合爲一者一麥一莖三穗者四四穗者五穗者百餘穗者各一白烏白鵠生於巢者各一臣聞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麾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

蘇轍

蘇轍

呂希純

林希

淪骨髓涵濡異類。嚮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煥輝。發爲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巢鵠可俯而窺。池龍可豢而擾。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絕書。今者。駕鸞輶以充明庭。撞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湊。自昔辯髮卉裳。羈糜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袞對皇家之盛容。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譜。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尙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陞廉之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倫。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剗除衆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之董治官。立尙書以爲政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剏作規模。別攸司於著位。蓋慮之積年。而成於茲日。聞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紓清蹕之傳。架聳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瞻威顏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敕以在公退而交儆。分曹帥屬。燦然周典之文。望輦拜恩。陋彼漢郎之嘆。矧復宗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侍於宸遊。皆預窺於聖作。歡聲載溢。慶榮遇於一時。信史備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顧懷備位之慙。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靈。

亳州謝賜卹刑詔書表

林希

奉聖詔之丁寧見上心之欽恤恭惟皇帝陛下治道清淨本堯舜之性仁訓辭哀矜同禹湯之罪已雖推行故事實憂閔黎元臣所領州地號重法南惟故楚北則全齊椎埋爲姦其來尙矣殺越于貨間或有之嚴設檢防深用懲艾臣初至問俗云比年稍登咸知愛身頗重犯法夫廉恥以衣食爲本豐凶者獄市之原民之常情勢自當爾臣謹遵奉成憲申戒有司固圉之間敢遂期於無犯繹繫之下庶罔底于非辜祇循寬條行塞吏責

謝天章閣待制表

林希

忽繇疎遠俾冒恩榮進不得辭退何勝懼臣竊惟朝廷名器本以特殊尤特起之才臺閣縉紳宜序進侍從論思之列分義既定品流自安敢意超踰倏及孤外伏念臣少而嗜學仕則爲貧擊柝抱關初安一命磨鈚削槧忝事三朝金馬石渠出入殆逾於二紀皇墳帝典討論嘗預於片言一去軒墀五更符印方兩宮之旰食閔赤子之阻飢申敕守臣悉發常平之廩蠲裁歲計就輟上供之儲全活者一方更生者萬口父老至於感涕童稚莫不驩呼脫於溝壑之虞皆自乾坤之施顧臣無職在法何逃覈實之誅屏息以俟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燭四方通達下情靡遠邇咸疏之有間主張善類故包函庇覆以無遺旣保宥以曲全復矜憐其久次拜恩舊服玷籍近班譽生不虞寵出非望無循吏之效誤被璽書之褒有稽古之愚曷稱服章之錫況臣心甘寂寞年迫衰遲分以滯蒙老於冗散今茲收擢彌甚驚憂惟是偏州適承明詔漕由京口控全吳飛輓之衝埭復呂城救積歲旱乾之患方且身先畚築手諭準繩計蚤莫以收功威江淮之長利儻容戮力豈憚糜軀天日九重但心存於北闕圖書三閣許夢到於西清

賀皇后冊禮表

林希

躬御大廷肆陳徽冊班迎行第入踐宮朝臣聞自古有邦必先正始故易以家人治內而詩美關雎好逑維時盛明克備儀物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文思不學而成恭儉憂勤所聞者化太皇太后深惟坤極之配實重人倫之基率以舊章應於古義蓋天地社稷之事勸相其難卿士龜筮之從諭謀是吉衿鑿申戒禱翟增華左右承顏交致三宮之養春秋奉祀共祇八廟之靈陰教具宣宸闈有慶臣守藩居外望闕無階蹈詠之誠寔均凡庶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畢仲游

平戎韜略靡用干戈陷虜衣冠自還里閈豈特犬羊之效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隅治形四海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云不殺矧羌夷之叛服如禽獸之去來始非得已而用兵終則附懷之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問邊陲安堵而自如情狀益殫款誠屢至遂聞革面相與鄉風旣內懾於威靈遂盡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是生還率常死節度湟伐木不煩充國之謀謁廟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覆盛德惟新小二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卷惟士伍偶隔聲明鞮譯在塗旣奉君臣之義衣裳改衽復從父母之邦邊候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旬之格是爲千載之逢臣頃預政機親聞睿算比分憂寄獲覩成功再拜奉觴雖阻漢庭之列大書作策永爲宋史之光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畢仲游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惕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既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顧以廢閑而爲幸比蒙牽用已戴生成未遑宣布於上恩乃復叨移於劇郡仍遷轉漕稍畀事權雖知繁使之可榮大懼讞材之速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祇務於遠圖器不遺於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煩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祇赴於會期以圖報上亦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謝賜資治通鑑表

張舜民

臨政願治乃明主之用心受詔修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英宗皇帝生知興學性好觀書豈止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機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得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尙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重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之前出入將隨於十九年之內其間明君良臣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魁梧之偉功休咎庶證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抉擿姦宄褒崇善良網羅羣言囊括舊史如海之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澗之末流蔽映雕蟲之小技旅遊東國常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尙苦言官之督責熟諳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揭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神宗皇帝飭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板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

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豈謂門墻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涕流。拜嘉汗浹。此乃伏遇皇帝陛下聰明迪祖。宵旰思皇。留神於乙夜之勤。訪問於西清之奧。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敉寧大業。持載蒸民。安所寶之儉慈。格無疆之壽考。遠追三鑑。坐振四維。顧一介之靡遺。與羣賢而樂共儲。無僭石曾。非菽水之憂。家有賜書。留作子孫之寶。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方安謫籍。忽對鋒車。入瞻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上列。竊聞明主臨政而願治。先王爲官而擇人。號曰梓材。取其器使。若夫諫爭之任。政惟侍從之臣。地密而選清。秩卑而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與史官相表裏。其所以彈訶風察。則與臺憲同戚休。始則專弼人主之違。今乃汎論天下之事。乃者藥石不進。鳬鴈僅存。仗馬一鳴。茅茹不已。豈謂大明之東出。廓然曠雪之日消。鼓之以惠風潤之以膏澤。南窮海嶠。北浹江湘。脫禁錮者何翅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匍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擲道傍。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齒髮摧頽。謾索太倉之粟。衣裳顛倒。驚聞長樂之鍾。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上當天心。下厭人望。見機不俟。終日從諫。甚於轉圜。變通得之。神宗寬大類乎仁祖。豈止芻蕘之被賞。將令泉壤以銜恩。率是以行爲國。何有敢不激昂暮氣。緝理空文。乘白馬而伏青蒲。試圖來效。餓西山而蹈東海。期免後艱。

謝賜恤刑詔表

李清臣

徒孥頸繫。交手傳懼。毗隸聞音。相趨動色。雷風鼓舞。律呂和平。屬在守臣。惟知虔命。竊惟歷代之爲政。莫若本朝之恤刑。承平幾百四十年。覆養方二三萬里。德如天地日月。思及草木蟲魚。尙慮府縣狴牢官曹卒吏誦司空城旦爲業。習柱後惠文之風。喜作煩苛私行慘刻。或致孤窮亡告。疾痛不聊。是頒詔教之丁寧。申喻州邦之長守。使之網羅寬大。櫺檻疏通。日與涼爽。時視藥物。比周王之扇。渴殆又過之。雖夏后之泣辜。亦止如是。此蓋恭遇太皇太后陛下。睿慈燕裕。仁治醇釀。尊居九重之深。周念四海之遠。謂聖世不專以刑爲天下王者。常欲以恩結民心。仰寧八室之光靈。垂慶億年之統祚。臣敢不奉行上意。祇率外臣言。

免加右光祿大夫表

李清臣

宗廟穆清。方祐神靈之享。王庭昭曠。重推雨露之恩。優渥荐臻。震皇無措。敢殫血懇。仰冒聖聰。竊以義者天下之大經。分乃人臣之常守。稱多量少。豈宜有失於一毛。論重評輕。必使外厭於羣議。如龠合之器。是何足以容蘊區。如欒櫨之材。彼安能以勝梁栱。苟犯滿溢之戒。將貽顛覆之憂。伏念臣技能素卑。問學殊淺。無益當時之實用。宜爲盛世之畸人。歷任累朝。誤躋四輔。日索太倉之米。月受水衡之錢。職空任於股肱。勤不施於竹帛。同省僚列。豈無邪獻而詆訶。舊山隱淪。能不指背而譏笑。夙宵愧赧。形影彷徨。未退卽於幽閑。已深慙於尸素。更增顯寵。將累至公。恭遇皇帝陛下。天縱睿明。日新制作。欲贊斯時之美。方收多士之英。致此誤恩。猥加朽質。任人惟舊。固惟聖主之隆私。受爵斯亡。深懼先民之至誠。冀還異數。庶息煩言。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轍

趙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倖直之非宜孰知恬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亡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道塗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罷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謝除尙書右丞表

蘇轍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僵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眞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跼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

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隸。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賀明堂表

蘇轍

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地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頓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

降朝請大夫謝表

蘇轍

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尙領真祠。實出寬憲。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曆。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爲。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

代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畢表

呂希純

卽上都之福地。載廣珍庭。會列聖之眸容。益嚴昭薦。良辰叶吉。縡禮告成。凡預照臨。率同慶抃。竊以仙源

濬發帝業肇基祖功休盛於湯文宗軌繼隆於啓誦雖寢廟時饗祿將克備於靈承而衣冠月游館御未  
經於制度茂惟真主允集大成皇帝陛下孝至格天文明若古眷神功潛躍之字有章聖誕彌之祥夙建  
清都仰延真馭迺規恢於舊址庸考卜於新宮凜然太紫之威隱若神明之奧惇宗有昭穆之敍謁款無  
來往之煩而復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察逮不日以休工肆前期而藏事璿題  
洒落煥東壁之星躔藻衛森羅備甘泉之法駕奉雕輿而降格祔玉座以妥安詔蹕亟臨羣司徧至瞻舜  
瞖而增慕施禹拜以忘勤精意克伸繁禧舉集洽需雲而示惠霈解雨以疏恩嘉與羣倫同茲大慶臣蚤  
塵樞幄方守塞垣阻陪鴛鷺之班徒深燕雀之賀



宋文鑑卷第七十

表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免右僕射表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陳州謝上表

賀元祐四年明堂表

南京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南京謝上表

賀冊皇后表

賀上傳國寶表

宣州謝上表

鄂州謝上表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佑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旦雖籩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不偶爾尙足矜榮

免右僕射表

韓忠彥

中寵命以自天榮非意及措微躬而無地愧與憂并仰冒眷衷歷陳危懲竊以君臣同體取象於元首股肱上下交孚相視如腹心手足所以代天工而理物故能熙帝載以奮庸自昔御臨尤艱考慎惟德業之兼茂乃邦家之有光伏念臣學無他長材止近用不爲詭隨以徇衆但知直道以事君遭遇聖時未嘗素業贊陪機政惟任孤忠牆高每懼於疾顛綆短固難於深汲更冒非常之寵深虞可畏之言矧今蠹萌未消國是難一事有可否必分年號而得行臣無忠邪概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尙困追償方欣大有爲之時宜用不世出之士豈茲綿薄能副詳延伏望皇帝陛下奮獨斷之明廣僉諧之訪旁求不間於庶位圖任況多於舊人采擢嫩才收還成命譽歸明主名器不輕以假人謗息愚臣負乘免聞於致寇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曾肇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孤生謬進官榮併叨恩賚省循非稱冒昧爲慙竊以簡冊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繇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繆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

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骯髒而不工或疎略抵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材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構机嵬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濩落有淺見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石渠之奧蚤預校讎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甄收莫非帝力周旋長育咸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謾淹歷於歲時闡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終適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褒詔豈期推賞并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遜避弗容驚惶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尊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爲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兼資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茲瑣質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忘許國之忠

陳州謝上表

曾肇

初緣細故輒丐徙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補報未伸於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譴訶之城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辱愚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託勢至孤叨榮過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方祇歷下之行忽遘漳濱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厚夜不圖天假於餘生悅如夢寐之初回憎若

醒釀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尙遙。迫王程之有限。內省庭巖之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癃。實懼仰孤於任使。幸脩門之在望。恃延閣之見收。叩闕自言。伏質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憇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覬康寧之福。皆緣覆護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隸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周。終明大體而復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忘。粉骨難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盡下。威德加於九有。而內恕及人。篤遺簪墜屨之仁。推藏疾納汙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奧突之中。而周知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察臣實嬰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綏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少答乾坤之施。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曾肇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茲鉅典。屬在熙朝。卽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祇遹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濡露之恩。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故度九筵之位。

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牷博碩籩豆靖嘉元龜大輶之旅陳篆轂錯衡之輜湊并柯共柢按圖譟而充庭冕首貫胷衽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權增授萬年之策尙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亟敷大號滌瑕盪穢已責逮鰥空狴犴而縱繩囚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忝綴從班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南京謝上表

曾肇

得郡便私未報期年之政因人易地更分京邑之權朝始去於故棲夕已臨於新部伏念臣材不堪於世用行有愧於古人蚤塵侍從之華寢冒藩垣之寵未踰再歲更守二州既不能興教化於民使之遷善而遠罪又不能作聰明於外因以譁世而取名惟殫夙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彼淮陽之地舊爲楚國之郊屬頻年昏墾之餘加比屋凶饑之後浚溝澗以疏積潦發廩庾以振流民方竭力於經營遽蒙恩而罷徙國家別建都邑內壯皇居維王迹之所基視它邦而尤重掌離宮之筦籥奉原廟之衣冠以屬微臣彌慚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矜憐舊物優假近班尙容環走於王畿因使周知於土俗奉承清問敢希宣室之歸攀仰末光未覺長安之遠誓當盡瘁少冀分憂至於事鞭朴以立威飾廚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尙亦私義之不爲

徐州謝上表

曾肇

懷章去國在雷三年荷橐入朝未淹百日復棲遲於民社驟違遠於闕庭迫義理之當然豈人情之所願

竊念臣稟生固陋。承學迂疎。懷是古之至愚。抱守官之獨見。豈特難堪於世用。固已不善於身謀。昨者召自留都。處之宗伯屬郊丘之肇祀。議天地之經祠。執禮雖明。趣時則戾。已行之令。豈孤論之能回。不謹之誅。敢偷安而苟免。旋抗章而請擧。蒙易地以示恩。繼露微衷。復頒溫詔。終賴乾坤之造。曲成犬馬之私。假以使符。置之善地。循行閭里。固多魚稻之饒。周覽山川。頗有江湖之趣。夫何孤蹇。獲此便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裕有容。包函偏覆。將以招致芻蕘之論。是用特寬斧鉞之威。伏惟恩慈。豈易報稱。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況仰賴於皇明。忍自愆於素守。深念長人之寄。知無不爲。益堅許國之誠。死而後已。

南京謝上表

曾肇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頗識事君之義。敢干留令之誅。仰賴聖明。俯矜誠請。旣逃罪戾。仍獲便安。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易危而多畏。昨祈外補。聊避煩言。未容墨突之黔。遽改弁門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爲儒者之榮。率先戎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卽路。詎敢懷私。但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弟兄之孤立。擅將相於一時。中懼滿盈。外虞讒間。再瀝籲天之懇。終蒙易地之優。維陳宋之奧區。首東南之甸服。周流二國。俛仰十期。何幸衰年。復尋故步。望千門之宮闕。識三后之衣冠。合抱千雲。或異時之拱把。峨冠束帶。多前日之佩觿。所愧薄材。曾微惠政。下孤民望。上誤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兼容。堯仁偏覆。初無心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孤生與叨平施。毋輕民事。方竭力於茲辰。苟利公家。誓捐軀於異日。

賀冊皇后表

曾肇

中闡肇建盛禮興行人神協謀夷夏胥慶竊以家國爲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繇求端非遠恭惟皇帝陛下紹天駿命垂世永圖承七廟之吉蠲奉三宮之共養而長秋虛位六職曠官咨求淑人來相宗事上遵太母之訓下採有司之言鼓鍾在庭典冊備物坤元博厚已正於隆名婦順章明可風於率土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誦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盛申彤管之戒庶幾補報之忠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受命之符爲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況於大庭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卽明頃自有唐之衰荐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恭惟皇帝陛下沈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敬俟方來

宣州謝上表

賈易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屈嚴科而賦命畀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寬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蔽蒙之人迂闊於事以直道爲敬天之實以詭情爲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莫敢爲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愠汲黯之釐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竊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口欲清而愈濁外無正而不行獨傷忠敬之難明亟比欺誣之重坐旣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旨

甘得其順適。道固隆於善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臣以禮兼洪覆無私之運。均大明徧照之神。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衆。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修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底慎子臧之達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殫夙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志。

鄂州謝上表

張商英

布宣溫詔。開諭遠民。雖湖山千里之間。如酣釀一堂之上。聽歡聲之相告。慙共理之非良。伏以旁接九江。前臨七澤。地遐而陋。俗魯以愚。雖有沈冤。莫能往憇。至於極病。祇自悲吟。蒙被皇明申頒德意。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農。圓土聚徒鄉之惡。省租紐折。公帑貪求。學校驅迫者。或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或失於耕桑之候。寺觀掊繕營之費。東南配漕輓之舟。抑認香鹽。強招卒伍。文移速於星火。追捕遍於里閭。百端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寧之孝治。真爲紹述之聖功。而臣初效外官。恭承嘉命。唯憂疲懦。未克推行。豈有設施可圖。報稱有君如此。碎首以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實應天。典常師古。王路以平其好惡。道樞以會其是非。察臣於元祐之間。未嘗干預。憐臣於元符之末。首被擠排。一洗刑書。再還仕籍。退循衰晚。虛辱寵榮。辟穀留侯。歸休有素。據鞍馬援。進取何堪。誓堅忠孝之心。永保初終之節。

# 宋文鑑卷第七十一

表

明州謝到任表

代范德孺謝戶部表

謝昭雪表

謝吏部侍郎表

謝復官表

代范忠宣公遺表

通州自便謝表

進四明尊堯集表

台州羈管謝表

明州謝到任表

失職之誅尙容自効非常之寵更以曲加弗獲固辭具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涕難勝臣聞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儻已試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父保全之恩厚不汝瑕疵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覲面目伏念臣昨繇省戶擢置詞垣盡出聖神獨斷之明本無左右游

蔡肇

廖正一

劉跂

鄒浩

李之儀

陳瓘

陳瓘

蔡肇

談之助然名過其實者殆用非所習則窮況逢聖治之日新竊仰睿文之天縱咸池張洞庭之野海鳥炫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厥憲敢期全度之恩更溢褒嘉之典旣聯法從仍畀名城恭惟皇帝陛下如天覆臨以生以遂薄海内外悉主悉臣眷甌粵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鰐蛟霧濕之所蟠鬱夷隸峒舶之所往來方旋反於使軺將嗣修於貢職謂宜推擇以重拊循而臣結約無奇間關少與徙谿潭之醜類素乏雄文贏賈客之購金初無佳句矧今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雖不能識其大者求之度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以及民是爲報國

代范德孺謝戶部表

廖正一

邊部終更王庭當覲亟承天寵遽眞地官靜以省躬忸乎就列臣降才蹇淺志學顛蒙早遇盛時荐膺煩使餉糧千里嘗絕漠以知難勤戍六年屬鐫羌之未諭俯思前訓敢妄覬於功名仰奉睿謀務久寧於封略僅逃餘責竊願投閑惟邦計之實繁須賢勞而共濟乃容踈遠誤被選捨臣早預搢紳特緣承胥朝廷不掩其遺直兄弟相戒以盡忠豈謂馴致高華迭居要劇征西合符而相代省戶接軫而並游衆謂榮觀臣知非據陛下天均覆育聖監清明政在節財方且度縣官之用人無求備固將觀臣庶之能當勤早夜之思庶有毫銖之補

謝昭雪表

劉跋

授界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冤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繫彼無良遘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閼

巷之廬辭引鷹揚尙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慚嗟鄙惟幸詆誣旣內慊於不根又陰虞於後患禱其付火固絕意於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誰謂其如簧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爲奇貨密贍舊札歷遺衆仇險不啻於山川食無餘於犬彘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益復幽囚禦瘴癘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冰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於肺肝敢上塵於旒辰理無難者宜靡悼於改爲事已灼然遂悉從於釐正此蓋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聖謐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於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於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謝吏部侍郎表

鄒 浩

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握撫已兢慚中謝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肇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真材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寘於近班獲預聞於機要事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纖埃之補未正空蒼之責遽叨越次之陞靖言思之可謂幸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舉斯心俾祇厥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爲念此餘生實神聖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寵祿之殊私

謝復官表

鄒浩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淚伏念臣最爲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旣獲免於拘攀遂亟諧於定省名蠲罪籍品復文階在杖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於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甄敍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李之儀

臣聞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

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審。未獲九重之入觀。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慙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闕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剖心瀝懇。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敍。尙使存歿。猶汚瑕疵。又安得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逝。

通州自便謝表

陳璣

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已之私榮。恭敍感悰。仰瀆高聽。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萍跡孤睽。久寄食於異縣。輞門幹蠱。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庭闈者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疾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爲病狂。萬口嗷嗷。兩路諮詢。狐突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

便出圓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壠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徇國。初無係懃之私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并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唯恐其有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弊若冰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遂使赦令。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糜捐。望雖隔於戴盆。向敢忘於傾甞。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瓘

臣某言。臣六月初五日。準通州牒。準編修政典局牒奉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御。今具狀中編修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御前開拆者。臣竊以昧晦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衷。臣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搢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及究觀於懲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閱。

略舉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籍口之術。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詔。史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雲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千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于國。陸贊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廟像成於一堦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寢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餒。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爲心。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鄧塞之安排。草草乎京據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箋唱而壠和。儕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

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不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土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爲先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享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履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曾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儘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閨門待盡殞首知歸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某言政和元年六月五日準通州牒編修政典局牒奉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爲檢取封角付差去人續又準通州牒尊堯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卽於六月十九日申通州乞依聖旨發遞前

去仍申編修政典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內黃帕文字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爲進入於御前開拆今於十月初七日準通州牒準尙書刑部符都省劄子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尙書省臣卽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已到台州城內者昧晦之志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羣辭而上達遭一覽以爲榮竄路雖遙陳情已畢臣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爲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諮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尙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隣欲其存在以身償怨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目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



# 宋文鑑卷第七十一

牋

對皇太子問政牋

箴

大寶箴

用材箴

文箴

省分箴

畏言箴

讓箴

步箴

勸講箴

友箴

視聽言動四箴

審己箴

李至

陳彭年

田錫

孫何

劉隨

劉敞

蔡襄

趙師民

司馬光

程頤

王无咎

對皇太子問政牋

李至

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爲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爲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爲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善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獨命殿下。揔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慎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爲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爲政何慙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至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治。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

大寶箴

陳彭年

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臨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國。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

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鯀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鮑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莫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謹束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視遠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揅莫見唯金在沙參備顧閒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區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欽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寇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謂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梁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摩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用材箴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堯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賢猶然人胡求全是以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錄長交卽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錄長掩短邦實阜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無惡之則忘其允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彊馬或奔踶乃致千里士有跋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具美然後會衆善以蒞庶官民實攸贍

文箴

堯制舜度。繇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煥日。是曰六經。爲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之徒。得竊喪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泊卿。仁門義奧。我有典刑。聖人觀之。猶足化成。贏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欵焉。刷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亹亹建安。格力猶完。當途之後。文失其官。家攘往跡。戶掠陳言。陵夷怠墮。至于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縫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儼葉。顛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頓梁絕。陳傾隋圯。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張。鉅手魁筆。磊落相望。凌轡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暮。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于四六。風什之訛。隣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頽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詔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師帝心。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司箴。敢告執策。

省分箴

王隨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夫自然。冥數潛定。蕙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轍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黔鷺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鳧乃悲。巢者罔穴。泳者寧馳。竹栢寒茂。桐柳秋衰。闕里泣麟。傅巖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尙。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惄惄。倡而後和。人猶以爲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訾之於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洞。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

劉敞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爲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悞讓如何。其讓非爲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旣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眎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步箴

蔡襄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之爲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勸講箴

趙師民

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徵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

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燐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諾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于經。懼先猷之寢忘。四夷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寢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於古語。是故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於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閒。儒風寢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羣儒議前。稱制以決。桑乾之后。來自幽陵。束髮右衽。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夷裔。雖則講習其文。已敝李唐之興。賢君挺生。正觀初治。開元旣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廬。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卽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

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頃於茲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視聽言動四箴序

程頤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一作因一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之爲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枝

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審己箴

汝曰有德汝未大成汝之有過傷德蓋輕聖能恕汝猶曰汝美衆人弗逮知慕而已恕汝不知慕汝輒渝汝不自反卒比於愚愚不可比汝孰宜懼聖人之恕衆人之慕

王无咎

# 宋文鑑卷第七十三

銘

財貨銘

續座右銘

武關銘

彭祖觀井圖銘

門銘

几銘

几銘

擊蛇笏銘

槃水銘

醫銘

明州新修刻漏銘

布衾銘

西銘

宋文鑑

卷第七十三

九八七

李瑩  
李至  
胡旦  
陳靖  
呂夷簡  
陳堯佐  
晏殊  
石介  
司馬光  
呂誨  
王安石  
范純仁  
張載

東銘

鼎硯銘

鄧公硯銘

天硯銘

文與可琴銘

徐州蓮華漏銘

三槐堂銘

擇勝亭銘

九成臺銘

端石硯銘

遇硯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游藝齋銘

研銘

黃樓銘

克己銘

張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載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黃庭堅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軒  
黃庭堅 陳師道  
呂大臨

蜀舍銘

大圓硯銘

座右銘

家藏古硯銘

古硯銘

財貨銘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虺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虺乃玉乃金穢可親歟虺可覩歟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崔子玉爲座右銘白樂天亦爲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冥心燕坐自思所爲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爲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謾謾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撫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城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孟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劉跋 晏補之  
鄒唐庚浩  
李崔鷗瑩

李至

武關銘

胡旦

南條東走。自雍而荆。呀爲武關。作扞秦城。秦人東顧。六國無主。漢氏西來。子嬰爲虜。彼此鯨鯢。更相豺虎。吁嗟強秦。曾無守禦。秦而爲漢。漢復如秦。劉氏不綱。莽賊造新。嚴嚴武關。前人後人。我開則興。我閉則亂。一開一閉。今古同貫。王者邦畿。守在四夷。禮義于樽。道德藩籬。遠人不服。文德來之。化旣無外。何以關爲。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于傳記。雖負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恆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呂夷簡

古者盤盂几杖。規戒存焉。今爲門銘。竊類於此。

忠以事君。孝以養親。寬以容衆。謹以修身。清以軌俗。誠以教民。  
謙以處貴。樂以安貧。勤以積學。靜以澂神。敏以給用。直以全真。  
約以奉己。廣以施人。重以臨下。恭以待賓。貫之以道。總之以仁。

在家爲子 在邦爲臣 斯言必踐

盛德聿新 勒銘於門

永代書紳

几銘

陳堯佐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斯役來趨嗚呼賢既遜身卽孤

几銘

小飯防餧跔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缺惟忠與孝則回摧折

擊蛇笏銘

晏殊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閒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閒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鱸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

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父佛老微聖德行鱸魚徒潮風振惟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能乃受

笏之爲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譏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槃水銘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醫銘

呂 謨

晉人武泰通醫術守臣獻狀補太醫正還鄉里創起應聖侯廟藝既成歸善於師又將廣懋來學其志有足稱者予謫官于是遷守蒲中旣行丐文以顯于廟因作醫銘嘉乃意勤遂成其志知予言有以滋其善也

六氣五行

人稟而生

三部九候

納諸和平

昔稱絕技

湔腸滌胃

輔以砭石

因之決潰

察脉之原

當於未然

不攻而勝

庶幾十全

愈世之病。

如持國柄。

常使衆邪。

不得干正。

能盡己意。

膏肓必起。

苟利於藝。

毫釐千里。

泰也有爲。

心不忘師。

義利之重。

慎乎所治。

明州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布衾銘

范純仁

藜藿之甘綿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惄惄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亨申

生其恭也。體其愛<sub>一作受</sub>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惑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歸<sub>一作</sub>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鼎硯銘

蘇軾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腸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僭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銘其譬如幻詭

鄧公硯銘

蘇軾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天硯銘

蘇軾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隙地中與羣兒鑿池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擾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楞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鉢。雖疾雷轟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鉢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中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一作道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師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擇勝亭銘

維古穎城。因穎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蘇軾

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裏。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蕡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荼。亦醪我漿。旣灌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九成臺銘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忘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端石硯銘

蘇軾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邁硯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黃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經緯緯。積寸成兩。菅蒯之手。簡功於級。可席可履。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鶩。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幙阜凡凡。吳珠楚尾。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黃庭堅

色荒者使人躊躇。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研銘

黃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觀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縣磬。

黃樓銘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脈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懷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懷戍兵。固弊應卒。外爲長捷。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侍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

蘇軾

庚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同力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又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內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敍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克己銘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瘡痏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蜀舍銘

劉跋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爲記過須城劉跋而請銘爲之銘曰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峙峨眉邪檣筇簪珣飯蹲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確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大圓硯銘

晁補之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座右銘

鄒浩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強親喜而安惟身疾疾親憎于顏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爲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家藏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

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古硯銘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崔鵠



# 宋文鑑卷第七十四

頌

廣農頌

大順頌

會聖宮頌

籍田頌

明堂頌

皇帝神武頌

慶曆聖德頌

錢鄧州不燒楮錢頌

廣農頌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頒農田敕于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領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先王之建國也士欲廣而不欲隙民欲衆而不欲墮謂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之不農非吾民也乃爲閭里室家以蕃其生爲畎澗封畛以理其田爲耒耜錢鏤以庇其器爲歷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

夏竦

歐陽脩

宋祁

宋介

宋祁

呂南公

夏竦

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暨秦開阡陌。農戰相乘。漢制名田。并兼不息。舊章缺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訟競起。沿革而下。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政何哉。蓋三季已還。五代而上。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爲基。以農爲本。以食爲源。以教爲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衽金革。簡車馬。計懷柔。議聚斂。賞勳舊。治城邑。暨邊陲既寧。寓縣既平。功業既成。府庫旣盈。則思悉華夏以自奉。驅億兆以從欲。有患邊幅未闢。威武未震。則轉芻粟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髮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未遠。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宮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漁聲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畢弋。有患巡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駛道。飛清蹕。其間自非負天啓神授之資。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稼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國家荷二聖基業。用三王禮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求黎獻。謂守文艱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鑒前世。專行王道。羈縻四夷。而重兵革。漁獵賢雋。而藏網罟。觀六藝。虛臺館。聽道德。放聲樂。功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山之遠。則秦漢隋唐。不能齊盛。菽麥流衍而紅腐。玉帛充物而露積。陛下尙宸居。減麗御。膳輶聲霄衣紫庭。清問多壯。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墜典。以爲擇循吏。守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未專也。於是授之使領。設爲職司。所以徇名而責實也。頒憲令。經田疇。勸耕殖。至則至矣。而未一也。於是編其制度。勒爲科條。所以建中而示法也。徇名責實。則官不曠。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不終日而爭訟息。未踰時而淳齒鬚。凡九圍之內。一歲之間。衣食足而倉廩實。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炎宋功德。陛下教化。垂億萬世。

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觀盛事謹昧死上廣農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三靈洽慶廣我田事肇修稼政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分條建規恩斯懋斯流冗攸歸官名維何啓職庀司訓之導之播種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櫧畫爾于耕宵爾無斂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旣藝淳鹵越經封洫官曰涖止糾力勸能庤我錢鏤疏我溝塍乃能灌溉爰相丘陵汙萊以闢游惰用懲赫赫聖謀有作咸覩畎澗四溟井疆九土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擁未成林灑流降雨陽春如膏原隰如鱗我稼旣華六合生雲稻梁黍稷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八月其穫乃登爾稼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式歌且謠士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囷九年之蓄八蜡旣通五禮咸穆藏財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 大順頌

晁迥

禮記禮運云四體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詳味久之觀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饒裕充盛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踐迹各當其分順之至也無遠弗屆浸漬浹洽薰然大同斯乃純被之化盡善盡美矣雖欲銳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至誠願陳萬一今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褒讚者祇率道揚之志也頌曰猗歟禮經孰窺優域愚嘗究觀沛然有得肇自人倫及于家國遂滿天下具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

極老生作頌奉陽景式。

會聖宮頌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不大以纂脩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馨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

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鏗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峨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後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眈眈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旣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旣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籍田頌

宋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茲祀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襲熙厥功億神裕之宥命方國肖翹跂行亦莫不寧永惟土著之本民夫之重乃躬籍田以倡農先震地房之滿告導改政之長懋柔嘉令芳於是乎孚肸蠁鹵莽滅裂於是乎復敦厖穗滯秉遺見糧如坻我真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故能步師百萬狩醫問見武節高世八九升袞遼建元封奉符墳祉以攢無極肆余承緒茲率厥典則蒸蕭布幣固有常所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明之方春作時百穀華始姑使斯人悅羽旄之美重見漢官後嗣諗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贅聚儲峙無煩勞供張趣合于禮劭吾農焉前期則脩飭神壙按除膏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稍夔獮以護野雜荆牟以守燎阡陌繡錯原隰龍鱗蒸膏冒漑協風回春於是施頭先馳屬車齊躅奔星舞於旗旛行月捷於羽旛壽犀注鎧肅給乎師營蒼虬范駁秋游乎天轡瓊鉞流景金根照塗袞幙周張紈綃縟緣既而採末剗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稑庶彥播植之器官分無諉事具不赦天子乃以丙午之旦升華輶由太庭顏行山則銜枚無聲龍虎見象堪思淵默昧明乃頓大次款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訇躬接妥侑加祠官之等禮重公襲且祖宗之遺意爾乃降靈場儼朱紱物覩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紺轎儲駕洪糜序進五步有容三推成禮邇臣告備上曰朕志在敦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憚於勤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撥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趨次耨靡然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

人終畝官師鼈抃行內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壊或擊于轍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戶之年日華晏溫天心馮豫奉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威辟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俗闊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策勳踐過三更以差而賜帛膏以解雨鼓之巽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羣臣繹丕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震照儀矩翕受典冊皇皇哉茲禮真帝世之希闊臣工之旦暮者歟儒臣學于舊史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說焉一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要之歐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廟申赦陽官田之不闢辟在司寇作爲御廩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爲奉薦粢盛非無良農不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夫祭莫大於備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兵莫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於豐財豐財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缺之戎軋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易饑洪惟太宗光迪于前陛下述宣于後皇矣同底於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勤民三事就緒擬擬其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奧民一于耜家萬斯箱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攄馨香也敢作頌曰

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藉其勤我爲民先悠悠春旗脉土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祇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阜茀厥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我倉眈眈鍾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爲酒爲醴爲粢爲盛蒸之浮浮釋之洩洩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旣蕃室家漆漆三事不諛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罔不率從帝猷昭升式于九圜兢兢業業

以毖萬幾在豐念匱在飫思飢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卽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牽制所聞。褊而不優。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羣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佑。朕報百姓。咸秩並脩。況祖宗郊雩。不爲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誦聖訓。久乃開曉。以爲前古所缺。羣臣不逮。陛下獨得於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豫圭邸。帳席無文。夜鑿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尙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變伐大定。誰僭而王。孰擅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橐不鋩。殷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褚。日寬租徭。歲貸囚庾。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膾膾。二十九載。惟秋九月。迺卽大慶。度筵度室。寶宇署顏。震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旣款靈宮。亦享廟祏。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闈有旂。龍輶螭衡。耳耳其驅。雅雅于行。旆旄連蟠。風舞雲縈。士若衡

枚驂牡不鳴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環瑀瑩瑩六帝二祇三后侑旁醴淳牲肥嘉蹲鉅房筆醢果粢靜潔芬香管熾脰升以迪厥嘗我鍾欽欽我舞俟俟天妥於坐百靈來序奔精哆光忽霍曾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鶩或旅諸墀或席諸廡有贍斯飫相惟辟公旣敏而度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產百斯祥哀萬斯禧其蠹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賙乏錄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賚金爵是富驛歡四海間弗容晝天謂皇帝感實火德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卹嗣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投蛑斥螟稼溢于廩癟訖疾攘人樂躊躇皇帝眉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區霜如閉皇帝旣齋一夕而霽六幙掃除若燼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晰皇帝小心恭與虔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次須樂之成器必全玉牢不愛牲制爲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磐如石存問韶蓋容受讜直振淹登峻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興豐守吾儉尊捨吾矜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皇帝神武頌

宋祁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册之彌文哉議者云否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健之奮乾體也粵若聖人制海內之命據天位之尊總秉權綱章敍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慤不有變容不足以開至聖用能消弭殄行嘉靖多方闡皇靈憲宗輒丕天之大律一民之至權者已亘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地砥屬仆威械以去煞襲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飭盡萬寶取足合祉於皇極百靈

墮社震動於珍物。然猶右賢左戚。均權布寵。百辟箴闕。內平而外成。五細在邊。番休而遞上。防檢來患。蠲滌多辟。勤勤懇懇者。非弭亂之謂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敝。有憂所以固國迺者先帝違裕羣邪濟凶。寄朝家之威。席鈞宰之貴。侔尚方以制器。狎神巫而繩紱。乃至易守帥以漸醜圖。徙陵兆而投天隙。拂戾蜚語。恬有姦計。遂欲包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羹以未盡。礪豺牙而密噬。神靈震赫。姦宄呈露。輔臣建白。醜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豎伏質而前死。允恭事敗先謂伏誅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照前典。重當國之職。慎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萬樞所係。今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司徒印綬。於是三事百執抗疏。以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衆共棄。常苦無赦。謂今所犯惡不可聞。願冀天刑。以塞羣議。帝曰。朕不忍致于理。其放於朱崖。然後起蹠弛之臣。明枉結之獄。掊克之貨。附上於官。附離之黨。肆赦一解。漏鯨肆於網目。推虎吻於市道。浴白日以升景。投紫蜺而霽氣。惡草絕而善苗興。清風翔而羣陰伏。人靈紓憤。道路相趨。旣而薦紳之徒。相與喟然並稱曰。前日末命微梗。孽臣乘閒。潛構不類。陰傾時柄。食椹靡化。指莠待滅。陛下探觀時變。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攬列辟之議。廉考剗殄。介不終日。末滅澄洗。蕩無餘灾。定寶業極南山之安。殲渠魁易家人之召。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已決矣。昔滔天殛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而孔制列。寶瑟僵而漢基永。發撥亂之盛準。長世之懿冊。所由來舊矣。是以烈祖二宗。墾蓄除害。矯勾衆慝。若彼之贛也。太后聖上。建威銷萌。祇遹先訓。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之景。鑠暢不殺之神。武正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威之害。開賜無疆之眉壽。摛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矣。蓋天子穆然初載。貶成仰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臣儻擬末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詠。簡康衢之詩。亦擊轍折楊之

比爾其辭曰。

真宗御天休息羣元委裘上仙茂功全兮皇帝續務惟新百度尙文右武鴻基固兮孽豎柄臣矜權取勳興妖放命託機神兮上公列辟協忠宣力擢兇殄惡清君側兮曰恭曰謂銜刀投裔神武不殺退以禮兮或附或離橫貸敷施脅從罔治董之威兮氣開祲收美澤雲游荷天鴻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興頌風翔賁威舊章恤無疆兮

慶曆聖德頌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勑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勑十三日勑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懼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闕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爲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鉗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閔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

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煥燁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煥燁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闔闕躬攬賢英手鋤姦杵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蠋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叢叢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之予明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構机饗餐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寶齊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敦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礪砌忠誠特達

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裏雖小臣名聞于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涉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于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錢鄧州不燒楮鐡頸

嗚虛士誠知脩耶內不欺諸己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己已嗚虛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媿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卹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匿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繢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超於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蓋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鐙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虛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呂南公



# 宋文鑑卷第七十五

贊

擬富民侯傳贊

杜甫贊

西漢三名儒贊

河間獻王贊

無爲贊

晉蔡謨贊

嵇紹贊

畫贊

九馬圖贊

二疏圖贊

偃松屏贊

三馬圖贊

王元之畫像贊

張詠  
狄遵度  
劉敞  
司馬光  
司馬光  
王回  
李泰伯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王仲儀真贊

文與可飛白贊

師子屏風贊

管幼安畫贊

王元之真贊

孔北海贊

擬富民侯傳贊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尊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

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黜。黜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

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闢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

鑿。雕僞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

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

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

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憂勞

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

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篇。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也。嗚呼。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轍

黃庭堅

陳師道

張詠

未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甿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杜甫贊

狄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視一世逮子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徒倚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派之別源遠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回蹲崑崙巔足亂四溟覩縷蛤蠣拘致鯢鯨蜿蜒委瑣巨細雜并一啜則已不圖其贏橫放直出詭色互端排蕩推憂措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於陽鉤搜錯莫色沮氣傷閃形撇影隱露藏蔽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瞪踞初不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土貫赫肯庭盤燧人圃經亘聯屬百億萬古芬釀雜襲纖細委墜哺啜蹈藉郡稚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之子美之意其所未聞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爲

西漢三名儒贊

劉敞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楊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善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脩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掎之仲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迺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僞智由信惑覩覩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勃勃實爲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爲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弃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蕪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扁巖鐫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燄燄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袁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噎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實慕其華而廢其實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無爲贊

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臥崇妾中明日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爲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將軍周顥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顥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爲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勑嘗謂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

司馬光

王回

宗仍以好禮自勑。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媢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古者牀第之言不踰闈。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蠱。羣於禽獸。而反以爲樂歟。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召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間。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汙君子哉。

嵇紹贊

王回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予固愛其人。行於亂世。不汙而能卒以忠爲烈。非其積累明於仁義。孰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實皆爲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爲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爲之死。豈不謬哉。

畫贊

李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爲之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行。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贊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獅子二駿在焉。作九馬圖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  
筋骨應圖。至三萬匹。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駁其一毛。弃我千里。  
蹻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二疏圖贊

蘇 軾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王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淚一作下沾襟。

偃松屏贊

蘇 軾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礪礪鑿鑿。方春不知沴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癥。

三馬圖贊

蘇 軾

元祐初。上方閉王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將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庭。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弊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

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卻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過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于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籲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尤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頰。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蘇軾

王仲儀真贊

蘇 輓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臣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歧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卽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旣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輩詞曰堂堂魏公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寢人子旣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 輓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飄飄乎其若長風

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縕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唏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邑。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于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苟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

蘇轍

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裯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跪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勞鬚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裯，舞雩而風，四時蒸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真贊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衍。公含瓦石責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許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蛇鼎，羣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庭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劭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畏之亦至矣。劉毅

家徒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災。丐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鬱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欲。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爲彊。

# 宋文鑑卷第七十六

##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文

文潞公家廟碑文

澶州靈津廟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孫洙

宋祁  
司馬光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睡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曰。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

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  
四廟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  
之碑文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  
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  
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  
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  
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賊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  
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尙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  
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  
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  
柳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冤之中不義不爲况  
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  
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  
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隚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

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尙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慕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折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祐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至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東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尙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東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

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公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遊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末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悅娛神祝已傳嘏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潔髮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旣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象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薦之于前虔跼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隘

埃及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廷疏窓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陞有級夷瓦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右朕本今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簾畢果淳肺修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罍樽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盜再作亂弄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汚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誥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畫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蜿蜒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文潞公家廟碑文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

廟制其後遂著爲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頽教陽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窮公相而祖祿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之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立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伏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尙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于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爲我敍其事款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敍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丕不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言韶漢末爲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末爲太守頻曾孫顯雋以別駕

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暉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雋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燧燧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卽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譏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版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譖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斡樞軸乃秉鎔鈞

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遘疾羣心震懼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恩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濱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劇是斷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揀是植是扶是茨是塗此廟渠渠新廟旣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功崇予躬是容人庫公堂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庫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目之爲麗廟堂旣闢四室有恤叡牲孔碩導黍及稷豆籩旣潔掃洒旣備旨酒旣沛割牲爲館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社強明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宣帝匪公優公德是醻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蒸嘗保公之烈光

澶州靈津廟碑文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虔楗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隴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中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旣盡徙而南廣深莫測坼岸東匯于梁山張澤灤然後派別爲二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以入于海大川旣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濟鄆徐四州爲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

據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徒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太轉徙質私牛於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德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餽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貨產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肯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餉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其輸錢以雇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旣告備矣工旣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于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旣更冬春益侈大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水又於旁側闢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雞距以釀水橫水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旣左右隄疆而下方益傷矣初仞河深得一丈八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主者多疾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切責塞河吏於是人

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埽九緝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尙駛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師而下至于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漢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捷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閔徒之遭厲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尙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徑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于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堤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水道內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于埽上吏置蛇于盆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于祠官曲加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述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濫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值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博大閼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無

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旣奉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小大獻力內外協心概見其□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釀爲之渠利用灌漑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羣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遺力聖誠感通河卽順塞鉅野旣瀦淮泗旣道川無狂瀾民得蒸罩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旣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人人恣田牧施及牛馬盈寧士女相與歌呼微我聖功人其爲魚四郡守臣舞踏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爲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蒸徒孔勤維是湯河作固京室在庭□□聖獨前識九類攸敍六府允脩不冒日出覃被海陬歸惠爾□□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

臣□原  
臣□缺



# 宋文鑑卷第七十七

碑文

表忠觀碑文

上清儲祥宮碑文

伏波將軍廟碑文

記

來賢亭記

待漏院記

竹樓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亳州法相禪院鍾記

靜勝亭記

庭莎記

岳陽樓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蘇 蘇 蘇  
軾 軾 軾

柳 開

王禹偁

張景

穆脩

晏殊

穆脩

范仲淹

范仲淹

表忠觀碑文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釀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之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

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曇如神人。玉帶綯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謔託國。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

蘇 輓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旣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磷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

初卒太皇太后聞之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

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

蘇 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艦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僥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

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答神覩。乃碑而銘。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  
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記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與之游。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偕立。並能  
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  
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靜思之。未嘗不爲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賓者。因而誨  
人。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  
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  
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  
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  
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  
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  
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  
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  
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隳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  
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  
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  
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  
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鏘鏘。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彊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爲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鬪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雖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于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鍾記

穆脩

古之爲鍾，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鍾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鍾鼓。曰：伐，則是既爲大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聾不軌，懼不庭。張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

鍾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鍾也專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宗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莫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旣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旣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鍾是知鍾爲佛宮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侁侁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鍾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鍾費用且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卽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鍾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爲居鍾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便其材木匠爲成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速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鍾人興其鼓鑄液波金錫一冶而成鍾事旣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鍾于上層甍翬飛雙欒鯨震巍巍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予以壯觀精宇予以號令羣緇日叩焉使思之所以息晦明風雨罔迷厥時據釋氏言鍾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食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口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鍾不可闕于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職設今代。專督川□□爭火盜。泊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關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戶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之州。足爲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躉迹落武。一再遷爲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察之郡。戎爲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洒然空曠一字。爲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爲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果外先峙射堋。堋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名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間。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不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爲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爲亭之媿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七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蕘之役。勞于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旣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嘉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且焉。於是傍西墉。畫脩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騎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

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僂藉吟諷。無所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爲馬廄。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珉珉。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剪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